



九进十明堂的胡界老宅，位于古镇丈亭以东、凤凰山南麓。我以前去同事家里做客，到过“大屋里头”，对那里的马头墙、大天井、走马楼、护宅河等记忆犹新。

出丈亭老街往东，过管阊城门楼，一条南北向的小河缓缓流淌，清澈的慈江水从这里流进古村。胡界村虽无街，但过去也是宁绍平原通衢之处，热闹非凡，石板铺成的官路，东通旧慈溪城（今江北慈城），西接丈亭。这里生产的缸髻，也是方圆一带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在丈亭工作时，上下班经常从胡界村前面经过。周围稻田纵横，阡陌交通，路边的机埠翻着带有泥土清香的河水，浇灌着待种的农田。那个老农扶着犁赶着牛劳作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随着新农村的建设，现在进村的道路变宽了，楼房建得更高了，但古宅周围仍保留着浓郁的乡村风貌。

“九进十明堂，跨进地板房，走出石明堂，花花帐子拖踏床。”小桥、流水、石埠头仍环绕着古宅西南，尽显江南古村美景。跨过南护宅河上的小桥，穿过藤蔓满墙的小弄堂，走入青条石砌成的墙门，一个保存相对完好的明清建筑院落呈现在眼前。这是由前后两进主楼和东西厢房组成的一个四合院，正屋为三间两弄，其中中间楼下为通厅，即所谓明堂，是主人公开活动的地方。厢房各八间三弄，院内的廊前和楼上都四周相通，形成走马楼，可以不受风雨影响走到任何一屋。前进有三合院天井，天井略低于廊前的阶沿，后进是四合院天井，它北面的小天井，现在已经被封住，我们没能进入。木柱、石柱础、板壁、格子窗，古朴而庄重，只有那空调的室外机透露着点滴现代气息。据在天井里洗衣服的女主人介绍：这里是老宅南院现存的最后两进，前面五进已经被毁了。头一进是高平屋，前后都是三合院天井，中央间当中分隔成前后明堂，左右厢房六间两弄。第二进开始都是楼房，每两进为一个院落，形制和现存的相同，三合院、四合院的天井都是三十平方米左右，和楼下走廊一样都用石板

铺地。院落之间由防火墙分隔，均有大门相通。如果打开所有大门，站在第一进后明堂屏风板前，可以一直看到第七进的明堂。女主人还指着西边的弄堂说：从这里往北走可以去东院。西北角怎么会会有一个“东院”？这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心，更想一探究竟。

走出弄堂北面的石门，抬头是一个小小的骑楼，下面是一条东西向又长又暗的弄堂，两端都存有石门楣和地坎。后来听同事说，这里称作暗弄堂，他小时候经常去玩，还在石凳子旁听老人唱宁波走书。弄堂的北侧就是东院，出骑楼的西门，东院的山墙下有数个雕刻精美的石窗，令人遐想窗内的景色和过去的时光。包着铁皮挂着吊环的边门古老深邃，幽深的前廊透着缕缕霞光。站在明堂往前看，前面还有一进大宅。与南院不同，东院前后两进均呈三合之象，而且每进前面都建有大门坊，余姚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九进十明堂”石碑，就立在前进大门坊的门外。由此我想，这里应该称作“朝东屋”或者说“朝东院”比较贴切吧。

回过头来看东院，大门坊的砖雕是各种传统故事和吉祥花鸟，非常精美，



叶松茂

尤其檐下的吊柱更是绝妙无比，令人赞叹。头进门坊阳额上的“取诸大壮”四字依稀可辨，背面是“廉泉让水”四字，分别出自《周易》和《南史》，意为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希望族人为官要廉、乡风能淳。头进中的明堂上下通透，是老宅所有明堂中最高最大的，檐下正中挂着“胡界老宅”的保护牌。二进阳额上没有字迹，据说因为东院专门为举办白事所建，空白的门额可以随时贴上各类活动的名称，用后取下。它的阴额则有“积善余庆”痕迹，其中“善”字处已成空洞。虽然牌坊、明堂等都有被破坏的痕迹，但仍可以看出当年老宅的气势和胡氏家族经济的实力。胡家当时的家世还可以从大门前设置木吊桥、隔河大道地立的旗杆窥见一斑。据同事介绍，在老宅的东南，原来还有胡家祠堂和牌坊，他曾在一度被改为学校的祠堂里读过三年的小学。祠堂旁的节孝牌坊则是在1956年的台风中被毁的。

在史志中对胡界有关的记载，我只查到光绪《慈溪县志》的记录：“节孝坊，县西四十五里，胡界，国朝嘉庆十八年。知县张久照为胡学麒妻王氏立。”据说，建造之初，老宅围墙的滴水是直接流入护宅河的，而当时的封建官僚等级制度相当森严，不是宰相或者一品以上大员的府宅是绝对不允许的。怕被人举报，主人就在部分围墙外增加了墙基，使滴水不能直接流到护宅河中。

历史总会有遗迹。不同时期会有各个年代的特点，描绘成人类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九进十明堂就是历史长卷中的一叶小舟，需要河流的托浮，更需驾者的呵护，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

人文 总第 5184 期 三江月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

登茭湖山

胡仲光

沿南雷雁湖源头，过龙坑南行，一路青山巍然、竹浪翻卷，山路盘桓，溪流弯曲，绿荫蔽日，犹如走进了“空山鸟语”般幽静的世界里。行至山顶，却豁然开朗，蓝天白云下，天地广阔，山峦遍布，小村人家，宁静美丽，这就是被称为中国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的余姚茭湖山。

茭湖曾是余姚梁弄区下属的一个山区小乡，上世纪90年代初，乡镇政域拆、扩、并后划归现梨洲街道所辖。这个高山顶上的小乡有茭湖、南黄两个行政村，茭湖村由岭头、岭峰、茭南、岗后、茶场5个自然村组成，住着施、何、楼、韩等姓；南黄村则以黄姓为主，由上南黄和下南黄两个自然村组成。

山上有湖，湖中有茭，故名为茭湖？上山后我们才知道，山上既没有湖，更没有茭。当地有个民间传说很有意思：很早很早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美丽的小湖，湖边上先有施何两姓居住，当地方言“施”与“水”、“何”与“河”都为谐音，因此说这里既有“水”又有“河”，是一个山清水秀、资源富庶的地方。后来又有楼姓与韩姓陆续来此定居，因为“楼”与“漏”、“韩”与“旱”亦为谐音，水就这样“漏”光，地就这样“旱”了，美丽的小湖也就从此消失了。这当然是人们茶余饭后说说笑笑的事，然而在这个连小山塘、小水库也很少见到的地方，茭湖之名总会使人萌生许多美好的遐想。

关于地名还有一说，即在茭湖村西南约一公里处，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名叫乌子山。乌子山顶有一块数十平方米之广的平地，四周边沿略高，像是一个圆桶，中间有一湖潭，像是一只锅，人们想象，这或许就是原先长满茭草的“茭湖”。不知什么原因，有一年湖中突然冒出一股水汽，“锅”里的水自动向上泛，好像成了一只烧滚的开水锅，当地群众为之取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名字，叫“通天饭蒸”。为何会形成如此景观？原来，乌子山北坡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山岭，犹如一条蛇在游

动，当地人称它蛇神岭。“通天饭蒸”中的水自动上泛，传说是这条神蛇在得道之后而为，这条神蛇上通高耸入云的乌子山，下通东海龙宫，潭水上泛，是神蛇吸东海龙宫水而形成的。当然，科学的解释是夏天太阳烘烤导致水汽蒸发的缘故。

登上茭湖山，高山平地特有的风光让人耳目一新。听说有个鱼澄洞，是古代道人的修炼之地。中国道教崇尚修德养性、学道登仙，而修炼之地必选佳山胜景洞天福地。茭湖山正因具备如此优越的环境，才被唐代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定为中国道教的七十二福地之一。虽然，历经千余年沧桑，古代道人炼丹穴居的鱼澄洞，亦已不知所踪，但道教修身养性之地得天独厚自然环境依然如故。

茭湖山不仅环境如此幽雅，自然资源也颇为丰富。人们所熟知的竹制品，是茭湖山上的传统特产，尤其“南黄淘箩”曾是风靡宁绍地区的品牌山货。据老人们说，由于山上有丰富的毛竹资源，这里世代有编竹制品的传统。那时，村里的男男女女都会编制淘箩、饭篮、谷箩等生活、生产用品，而且因用料讲究，做工精细，美观实用，深受城里人的欢迎。

进入新世纪以来，茭湖山实行了“梯度移民”，大批的山民迁徙平原，山上只留下少数老人在那靠山吃山，休养生息。然而，茭湖山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淳朴的民风，原汁原味的山寨民宅，不时地吸引着城里人来茭湖山度假休闲。



本版摄影 叶龙虎



虚实之间

记得那天，克林顿刚好为了什么事而心情不爽，我怕影响到采访效果，便先和他聊起一个私人话题。我刚刚看过希拉里的中文版自传《亲历历史》，其中提到，最先让她爱上克林顿的是他那双充满魅力的修长的手。于是我问：“第一次看到希拉里的时候，是什么打动了你？”

提问一些恰如其分的私人话题是采访政要人物的关键，可以让他感觉到受尊重和放松，拉近彼此的距离。之后即使涉及严肃话题，他也会表现得更加自如流畅，而不是打官腔。

果然，他的情绪一下子好起来，不假思索地回答：“她的气质。比其他特征更吸引人的是她那种不可思议的、从内到外散发出来的力量。她是一个坚强而且极具个人魅力的人。她眼中的神情似乎在告诉我眼前的一切尽在她的掌控之中。她现在还是那样，还有那种感觉。在那次见面之前和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有人和她一样。那种很亚洲的，强烈而又冷静、非常神奇的控制力，就像佛学中所提到的。”

“对你们两人来说都算是一见钟情吗？”我乘胜追击。“应该很接近了，至少是‘一见着迷’。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依然对彼此很感兴趣。”

由此我想起2002年在纽约，和克林顿夫妇共进早餐的情景。时任纽约州参议员的希拉里远比丈夫抢眼，举手投足容光焕发，而克林顿则显得随意许多，也倦怠许多，显然是对自己“放松了要求”。我对此的解释是：一个人48岁就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成就人生最大的满足与荣耀。而刚满56岁，正当精力、阅历、才干处于最佳状态时，却又走到了尽头，不得不永远告别自己最适合、最眷恋的岗位，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也许正是遗憾，让这位充满故事的美国前总统暗淡了许多。

整个早餐过程中，希拉里都是谈话的主角，见解独到、言辞风趣。比如她说：“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需要更多的历史，而你们来自许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却要注意别让历史成为包袱和桎梏。我在白宫时，经常有些来访的外国朋友，见面聊了一个多小时，还在谈一千年以前的事。”

克林顿一开始只是在一旁吃面包，喝咖啡，吃完之后才为大家做了一个主题发言，开始精彩的自由讨论。他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真知灼见，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忆清晰。

他特别提到，美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过去的一个世纪，种种原因让美国成了世界第一大国，但美国不会永远是第一。50年后，也许是欧洲，也许是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所以美国人民必须时刻记得，今天的行为要经得

起后世的评说，当美国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领导力量，也能得到世界的积极肯定。

有趣的是，那天希拉里吃到一半，就因公务繁忙先离开了，临走前说了一句：“我先走了，但我丈夫留下来与你们接着探讨。”一句话，仿佛让我们看到有一天，希拉里真的竞选总统成功，克林顿成了甘当绿叶的“第一先生”。

克林顿倒也很自然，接着与我们分享他对种种问题的判断。我与他谈起过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他显得非常关注，认真地道出了他认为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我觉得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平衡富裕的沿海地区与落后的内陆地区的发展，如何缩小贫富的差距。我们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多加思考。”

一年后，当他坐在我对面接受采访，我以“一见钟情”的问题消除了他的紧张和戒备，又重新提起有关贫富差距的话题。我问他，是否至今依然认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贫富差距是中国面临的重大经济挑战。

他很肯定地回答“是的”，但又强调说，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贫富差距，其实只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表现之一。作为一个成功社会的必要条件，相当数量的富裕人口存在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如何壮大中产阶级队伍，这样才可以大幅度地削减贫困人口。“中国农村出现艾滋病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多贫困人口通过卖血换钱，因为医疗器械的不洁而导致感染。可见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谋生的手段是多么不同。”

责编 胡晓新